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四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列女

郢王妃郭武定侯英女也王就封而薨無子妃痛哭曰王賢今舍我去又無子尚復誰恃對鏡自寫容付宮人俟吾諸女長與之令識母容也遂自經時

唐王妃高氏未冊封而王卒亦自經追封唐王妃

寧王妃婁氏廣信婁諒克貞女也爲庶人濠妃貞淑有家學事濠一於禮濠雖暴多內嬖然禮敬妃不衰已濠有異志輒諫後苦諫至涕泗諫不聽及

濠被執入見王文成左右立相向濠謂文成曰吾欲有言文成曰願殿下無危言濠曰非他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於今苦勸諫不納以至此適赴水死矣望公遣人爲收之王立遣校四求尸得之葢妃自出城輒周身用紙繩自結束故尸易辨其處變能自全如此王發自克貞所爲脩禮瘞之

賈夫人者周王府輔國將軍銙夫人也家爲通許宦族而謙約孝敬姑田夫人嚴夫人事之當其意懽其心事輔國輔國安焉及有子女視諸妾子女如巳子女時知縣妻者夫人從女兄也時死賊

妻見賊亦死夫人聞之曰吁吾姊見賊而後死乎不若未見賊而死之爲愈也疾革力起盥櫛坐取服用珍綺畢散之諸子女若妾輔國問終事曰愼而已永久之圖毋徒事觀美爲也又問笑而曰君慮閔損衣單耶何問之數也將絕曰取命冠服來國典也吾冠服之見祖宗地下君子曰夫死者人之大閑也賈夫人臨絕而不亂女之君子耶

魏夫人宋氏祭酒觀之毋也武昌蒲圻人七歲能誦曲禮內則十歲共女事無闕歸同邑魏雲瑞雲瑞履行高絜爲儒者夫人實相之居毋姑之喪皆哀

毀毈食者三年。屍姑羅性素嚴難事，夫人始終順事之。疾，侍湯藥惟謹。沒，斂𦵏必豐。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迎柩。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必焚骨歸矣。夫人哭喻之曰：是將陷吾毋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亟往，毋憚。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謹毋爲羌胡俗所爲。迄渡，風浪恬然。喪既還，或曰：柩入門，陰陽家所忌，盍慎諸？夫人曰：吾夫也，舍故宅何適？魂無知則已，如有知，其謂之何？即弗利，必萃於未亡人之身。於是惟正堂安焉。朝夕臨，毀瘠幾不能生。里豪周一以夫人

請之不得乃嘅尚書出以黃金二百兩置前拜且
請夫人叱諸僮收縛送御史獄尚書曰真吾妻也
及尚書官刑侍退食不悅問之曰監生有呈文書
者吾怪其瘠甚問之則不食二日矣吾哀之未有
以賙也故歎夫人曰君不以昨所得俸錢給之尚
書喜立舉以賙夫人以尚書入官封孺人進封淑
人里巷訢艷而夫人恬然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
練衣疏食不異平日卒以子貴封夫人

黃安人者林尚書俊毋也配爲教授元旭妻既歸王
大姑方孺人方治家嚴能得其權心方年高食火

啗饑則日進六七食稀稠酸澹咸默適其意方血
衰啗感能調適其寒溫氣啗滯時摩熨使暢流夜
啗魘伺其寤熟扶使側臥理手足令無魘也乃出
戶績項復往候方魘則爪足跟微呼之夜常五六
起以爲常稍疾則徹明不交一睫方有姚氏甥鞠
于家百計撫視以悅其心御妾楊有恩視妾子均
子也賓祀豐致厚絜三族有求丐必委曲畀之至
自解衣分珥不厭也陳氏婦三子俱一歲死令其
子侃傳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方
與女賓坐闈二子并舉無勤容盥浴食飲治饌具

少親未嘗呼侍婢也氣靜言徐雖子孫莫知其音
吐大小者諸子幼或詈人曰於村俗何異疾走曰
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間以語所知毋聞之曰
驗未盆剩躁也吳氏妹死既殯婿劉歸其貲蓋笈
筒毋指一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人年四十即
自居老成不與諸妾御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
鼓足不出閨門雖孫婿亦罕見其面以禮自度比
於老不衰

吳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為處士英之妻英
早世哭欲絕以廷舉少忍之然終喪眶聽不時曉

闔屏屏處衣止絺苧蓬弗櫛垢弗沐也廷舉遘暴
疾羣叔意必死欲具櫘禁母爲禱藥徒費也母復
之自朔逹望晝夜不少瞬諸嫗畨休更視弗能支
脣欺息曰神人也而廷舉竟瘳少長督之學曰若
即不逐晷自策勵流而日月與鄉人俱而母將何
歸耶時家索莫甚歲連侵而爾賓問遺率如常澣
滌紉綴衣廷舉就學者不後從學子維綻汗鬧跛
必褫而責之廷舉秀而修臞衣肉不盡裁不御葷
辛尤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貫穿經史
若炙轂輠曰毋遣出學宵入熒燭治女事教之學

嚴也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聞以書遺延舉輒

怒斥還之性不喜紛華嫁時衣三十年尚襜如也

花晨燈夕蒼梧俗雜遝遊觀以爲俗陋惡之俗有

化之者年五十而卒

曹母李氏者襄陽曹御史璘母也幼婉婉沈慧聞父

兄誦讀輒竊聽心領闇以成誦年二十歸曹事舅

姑謹處娣姒義而有恩從姒有孀居自守者敬愛

彌至爲嫁其孤女有貧不能衣食遺其儕自以意

給之僕道得遺金遣就所遺處俟之歸其主璘官

御史欲言事懼貽母憂乘間先白之母曰守汝官

慎汝驛言汝職也母我念疏上果下獄母忿憂不見聲色或以危言恐之母曰必母是比諸引疾得告歸京大臣及臺諫疏起用母曰宜存之然非予樂也聞若服其賢比疾亟諸憂甚母諭之曰世忠天吾年七十有六世忠貧且賤吾生長名門豈有衣食憂又以汝故被國恩受封復何憂惟我死子孫毋失我家法足矣言訖而逝母貞專有壯量舍掩覆人過故能睦有家

鄭夫人太保工尚書李鐩配也湯陰人家累世同居事太保於微太保父小官留秦養官馬夫人晝泒

掃汲爨夜與太保同一燈讀書紡績丙夜秣官馬而後就寢益其勤如此及太保貴寵祿冠河朔而夫人治奩奉祀愈益勤目無流視口無飾詞躬靡倩容心慮矜志壯氣獨子即爲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諸懷晌嫗之至有成夫人有金釵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之爲長孫內婦不許後出助妾于繼先婚或問之曰吾豈老瞶不念嫡孫哉顧繼光無私財且自孫議婚而來所費貲業過吾嫁時及視吾嫁女奚啻數倍又可益之乎一稱子即令祖金履乐後復能苦力詩書哉及太保父子

罷官還湯陰主事稍稍營貲產夫人不說曰吾常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𡨚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崔子曰銑垂髫君夫人許女後依李氏居見夫人行事儉於富勤於耄思㛹媵而仁姻故若其中心安而樂之雖詩所頌樛木葛覃何加焉

李淑人崔侍郎銑母戶侍郎李𥝩之女也安陽人少從父官京師每倖臣石彪曹欽退朝過門騶導諠赫告母曰天子出不若是其何以免後果敗年十八失母諸弟妹咸幼侍郎時爲給事中日在公淑

人代毋理家務字諸弟妹甚劬侍郎甚賢之擇配得山東崔陞女之淑人既歸崔則耳嫁成衣以奉姑以其貴下諸娣姒後陞舉進士以主事丁內艱歸貧甚淑人自食糠粃節食以食夫主事性方直事惟心所安弗同撓多忤上官意又苦介淑人相之爲卑官二十年貰屋居淑人令僮日拾馬遺自夾薪以爨人或饋一介必勸夫固却之日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連失五子生侍郎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主事出守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日此適賄漸

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曾侍讀在告出飲歸詈婢于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爲也爾爲儒爲天子法從當如是乎於是侍讀偕從毋弟外弟跪謝過乃已從延安進官叅政歸無厚産食指三十食未嘗兼味淑人攻女紅苦節約佐之有人所不堪者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汝夫又止獨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貪以成求求而遭阻尚懼而知耻求無弗遂則弗知耻將何所不爲也病且卒出衣及簪珥賜子孫及外孫而

以杷一遺父侍郎守墓者妻曰語爾夫守墓當益謹吾事父母今止矣語不及私方淑人病時侍郎妻李日侍疾不寐急叩首北斗下血流漬磚淑人喪三年衣衰食素不他出也侍郎官翰林爲迎瑾出爲南部郎渡江風幾覆家人惶迫李徐日此正命猶勝附瑾得禍者侍郎官南祭酒請歸巳得報候部書下閑居者兩旬終不市南都一物諸生大厭服之侍郎居淑人憂或餽之騾侍郎泣曰母嘗恨無驢令見之必喜李曰君未知姑使以勤力致則然未必說饋者侍郎大慙曰嗟乎吾母德使婦

不能忌至此乎以父尚書鐩遭狂生訟而憂得左脅刺痛逆攻膈遂卒

李宜人淮王長史勲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継母張以孝聞張病禱天請身代張巳長子女乃獨憐宜人篤愛之如所生父訓導新野時悅吉水羅生循許女之往就婚試之文立就則大喜曰鷙鳥豈直摶鼠耶延師課之學二年始婚居無何羅遊白河以羣從留爲諸生宜人從則卸服餙操作親爨曾不異貧婦其後羅起進士由兵曹歷鎮江淮安南郡守巳備兵徐州在邸署謹管鑰嚴出納其清約憔

悴嘗不巽白河時在兵曹逆瑾張甚郎中以奉法數忤瑾瑾齗之數使人伺兵曹於是郎中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户爨馬矢時買魚肉餉曹中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不厭也瑾伺之數月竟寂然鎮江夾江淮之衝其地魚鹽米穀重裝大賈之所輳多見可欲而守廉好修又往往割俸錢資過客宜人不謂迂也攜女奴日往後圃掇野蔬而食之於是宜人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嘗從諸僚婦飲諸僚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釧金煒然宜人旣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性女驕有獻金首飾潛入者痛呵絕之於是諸僚
婦始赧然內愧矣宜人待娣姒執禮甚卑諸男
兄弟至不欲輕與見見他婦對客清辨者每為色
赤至其訓子孫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
辭色前後所生子皆早夭旣有娠復為夫納側室
絕少嫌忌巳聞其以言相侵獨揜耳走甚則為飲
泣不能出一語宜人於子女苦楚矣子洪先又時
時多疾疢然督之學不少貸洪先為進士舉首歸
飭介厲行宜人輒首頷之曾不迂其所為平居見
人寒餓窘迫輒涕下思貸之每食見幼稚撫問貴

賤必停筯分給歲末寒取舊裳浣濯補衣諸臧獲務令完厚諸女奴違命不箠扑爲分其勞素曾醸天寒手僵木淅淅毳盎間迨夜分不置或訝之曰女奴不稱吾意寧吾自爲之省氣也年六十餘盛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即突煤蒙面不計比疾亟猶數指側室子女示洪先淚泫泫下若以相屬然其德厚如此

封孺人張氏常熟陳御史察之繼室也察舉進士始入室甫踰月之官留以侍其母養母時遣從察兩臺及京師席未煖輒歸歸侍姑養十常居七八其

從宦躬執爨布荆蔬食泊如也既受封不能辦冠帔會無少望祭以御史疏國事至浹旬不報　上意叵側也甚自危張從容曰納忠臣職也　主上當亮之縱得罪命也又何憂比御史解官歸峻謝請求親戚匯門者輒婉詞謝遣一不令御史知婦婦顧生子道二年而顧沒御史令前室王子之一年而王沒張以季女入室恩勤尤至道嘗病抱鞠之疲而病不顧也會又歸侍其母疾益疲母沒號頓恨不能代遂以毀卒鄉祭酒守益曰古隆德之化始于閨門世有飭名厲行以亹撓而失之者衆

矣故厚於燕昵而孝衰於服食貨利而廉恥蹷
於說鬪而友愛移於姤忌而宗祀絶有能劬躬
竭慮順成夫子之志如孺人者可以感也夫
封恭人屠氏淮沭陽人副使胡　之妻監察御史效
才舉人效忠毋也少從父衛經歷晟受孝經毛詩
女誡諸書通大義每議婚父輒謝却之一日見胡
君于日者所異之立以女許焉竟不煩媒妁而定
恭人歸胡氏恂恂惟謹操井臼治酒漿下至灑掃
浣濯必親舅姑喜相語曰古云娶婦須不若吾家
亦何必其然顧在人耳巳副使登進士入官恭人

食苦茹淡相砥礪於官守及從官南刑部姑病帶
下親滌中帬病革則手掬所遺入廁揄爪指爲皆
赭屬纊以巾承口沫拭而懷之副使起官閩舅以
老倦行即獨歸日入子舍治具因侍者問意所安
微有風指即顯承之舅衎衎然忘其子之違側也
副使性嚴重恭人以禮相之一錢尺帛必以請遇
二子慈甚至副使課之學雖箠撻不爲請曰愛其
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毋以是自多第
毋墮家聲可矣居閒即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
諸女婦日夕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

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有尼善幻媚黨爭延之一日求見龐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已而尼竟敗副使官廣東攜妾行踰年而舉子喜曰枝屬蕃家之慶也未幾病病緘簪珥封之曰謹付三郎惜吾不及見也又曰而父素長者吾嘗恐負之今其免夫遂卒

吳母朱孺人者刑侍郎悌之母也撫州金谿人王舅病癱瘓已數歲諸子婦承養少厭忽王舅聞有後言恨不得卽死孺人歸娛力致養自羹饘服御藥物之湏以至溫寒饑飽緩急之宜加意節適久之

益習廱有後時失傳者家人是儀病者和衍後七
年卒且卒祝其生賢子孫以報云已而夫歲遊滇
越子悌纫孺人禮明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昕
夕出入容辭必慎謹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
不廢其後悌舉進士令樂安宣城孺人率以儉素
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
兩邑人懷之召入為御史引疾歸父殊不悅母輒
譬解之其後父卒御史竟終養不出盎安之也孺
人端重溫惠自娣姒以至臧獲旁及里媪罔不有
恩禮故卒而宗戚里閈咸哀王祭酒材曰孺人之

事王舅德厚矣䋣夫以裕而持約終其身教子以
立能不徙尚其榮進古所謂女士非歟不獨其事
王舅之孝爲難能也
韓太初妻劉氏真定新樂人太初仕元爲顯官 國
初徙和州劉從其姑甯而南奉養甚謹姑行至南
宮墮而傷劉氏籲天刺臂血和湯以進姑遂愈至
瓜洲復病再進再愈比抵和鬻蔬以供養無遺禮
踰二年姑患風痺不能起時盛暑劉晝夜驅蠅蚊
不息蛆流枕席齧之巳不復生後病危篤劉指意
與訣劉卽斬指血和粥以進姑復愈及卒遵遺命

殯淺土俟歸塟舊塋五年而弗得哀號如祖括之日事聞　高祖召至京厚賜之官送甯氏喪塟新樂旌門復其閭

鄭烈婦石氏金華人歸爲浦江義門鄭洪妻性敏慧順婉和敬克稱其家法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衆以和上下咸悅安之洪事宋太史公濂受學通尚書事曹國公文忠爲叅軍陳善效忠甚見禮重洪武中以內藏庫提點坐同官辭逮死於獄石氏號哭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爲義門婦死其鬼耳夫旣亡寧能汚其身以忝旌門乎遂絕

粒不食鄰媪强以糜粥竟不食八日不死引繩自

絶高祖嘉歎之曰真義門婦也録事付史舘表門

浦江嚴賢婦者鄭義門女鼎也父青田尉德璋歸嚴

氏事舅姑順而有禮處閨闈無謔言疾步嚴貧饘

粥或不繼事舅姑彌謹歸寧自雅飭未嘗以貧告

其父母父畀之財謝曰義門故有成法何以女貧

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父卒母遺之縑帛曰斯若

翁喪帛也今已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稱父死而

不忍讀其書以手澤存也况喪帛詎忍受乎母慚

其言不復言時其歸卷而納諸笥竟不受其女甥

爲諸暨金生妻事舅姑亦篤如鄭故教之於人大
也

鄭楷妻洪氏名媛字子姬浦陽人也爲鄭義門妻初
楷姑適同里洪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世戚也故楷
聘焉毋病時媛方五歲能涕泣禱神請身代及毋
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雪涕事後毋曲意承事之
洪故豪招賓客飲箏筑雜進諸女競褰簾帷窺睇
之媛獨閉戶業組紃未嘗出戶閾年二十歸鄭諸
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敬恭敏慧先後咸悅事
姑周尤得其懽心姑疾者累年媛節適饑飽寒燠

調湯藥扶持卧起彌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爭逃竄媛獨奉姑走避不肯去姑泣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汝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即有故媛有死耳敢他之乎既姑卒媛方免乳復哀頓遂病憊猶朝夕哭奠不休諸舅見其病日甚勸稍進魚肉終不肯迫小祥媛已不能行呼媵毋扶至几筵奠哭已仆地寢劇已遂卒將死語夫曰必報瑩而歸主家廟毋几筵夫曰何也媛曰君未之思乎先姑几在堂而妾柩復設寧無傷君舅之心益孝愛如此

熊母贛寧都熊本妻也生七年而母李卒依外氏以居外家姑孫氏故詩禮家因授熊以孝經論語及傳記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有條能者以爲難母卒時屬遺橐備嫁資後母移置宅產寘不問而孝謹彌篤年十九歸本事舅姑執婦道有姒氏以其夫爲前姑出也怠弗事熊以所聞詩禮身踐之日執饋食之禮惴惴如不及事必關其姒氏禮度雍容辭氣愿款姒氏慚感因服從其化門內煦然如陽春力治田宅整裕有條理姑王得風攣疾熊日夜保抱扶持每籲天乞以身代本嘗學熊氏

欲須以事代之任事得用志不分爲經師出私槖
嫁本女翁之在室者後女翁家燬夫若子俱死熊
延致養之生三子冉濱晉僊五歲毋自教督之冉
濱治進士業讀書至雞號熊紉治絲枲坐其側聽
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濱文浮
冉宜貢癸巳而果然本下帷講授過從者甚衆熊
聞之談辯輒逆斷其純僻壽夭後畢驗無爽僞漢
兵起亂及頴熊時遘末疾匿鄰空室中時於壞壁
見屠戮之慘終無入室者避地安寧鄉遭危者屢
矣竟以全漢遣使徵冉者再熊曰虜狂悖敗可立

而待也慎毋徃元閩省守臣以書招之熊曰徃固
順然元運去不可爲也及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
冉從事熊曰可矣聞江表有真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葉氏歙人也初歸江舅已没朝夕事姑謹
及夫没立夫兄之次子榮爲後撫育盡其心長訓
以義方閨門之内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治祭祀綜
家政百需一不以煩其姑而井井有章元末兵亂
奉其姑避匿山谷中服勞承養未嘗有憂戚之色而
姑安之亂平遂營舊業家益裕姑卒喪祭如禮壽
百歲而終洪武初詔表門復家

錢瑛妻張氏吉水人錢世有篤行元季盜大起瑛祖本和爲盜得驅之行瑛聞奔訴祖耆儒年老乞身代祖亦哀訴無子唯一孫請死獨貸孫兩人爭相貸賊悲傷其意兩釋之方脫時瑛母復被執張氏翳伏叢篁中見賊已執姑即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悅其少美乃釋姑縛之行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姑訣曰婦無所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行遂死之

國初瑛以薦三被辟命皆以祖老辭祖没終身悲痛登祖故所築樓輙流涕因名曰思樓其孝行篤至

世鮮見也子遂志舉進士至大官

寧海董孝婦羅氏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同里董釋卿事祖姑若舅姑孝敬雍順舅姑喜家政一任之井井也巳祖姑病手足痺不能洩或時汙牀席孝婦躬抱持洗滌進飲食代爲執匙筯歷久不懈祖姑德之每食必祝曰吾苦孫婦無以報願孫婦多子孫有婦如汝孫婦孝也巳祖姑及舅姑卒奉喪葬外精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及釋卿叅卒娶子婦生孫教相與合食毋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家庭間出納

有法長幼有倫待賓客有禮人頌以爲女丈夫也
元亂無政大家各以貲結長吏隱租稅俾小民代
輸里正因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病之孝婦家
爲里正催民租如法不足寧以巳粟代之輸洪武
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
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
困取倍蓰之息爲乎必減息爲一鄉率所賑孤弱
爲娶婦成家者二十餘人家人指喻千婢僕稱之
人人察其饑飽苦樂若才性所宜處之各適無怨
者年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玄滿前

果如祖姑所祝人以爲孝敬之報云

陳思禮毋石氏四明人世爲士族爲邑人陳德祥妻生思禮甫七歲而德祥没石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没脛必使挾冊往從學不廢也遇少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所以忍死鞠汝者欲爾繼父志成學也今柰何背之於是思禮從宋學士學以孝謹聞毋卒思禮被髮狂號欲自剄衆勸之乃已踰婚期不婚衆勸之乃婚君子曰石忍哀教子以節著可謂貞婦矣思禮亦孝子之情哉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州西安人父顒本簪纓家無它男子獨產四女子貞婦生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如成人不與羣兒女狎年十九歸同郡徐思誠思誠忠壯公徽言七世孫也代有顯人而貧婦歸事舅姑惟謹靡日夜事紡績備差膳薦之遇賓祭勤飭不足則質簪環以佐費疏食水飲甘之若飴也舅沒貞婦出所蓄布帛爲含襚始成喪思誠出卜葬而溺貞婦哭欲死營葬二喪於先塋之側塋焉念姑老遭家禍殊苦日夕勉勉柔怡溫存之時燠寒起居彌謹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

勝巳者交非類者絕之雖寒燈凉幌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之欲風其再醮剪髮以誓堅不聽巳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覃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八面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氷蘗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愼毋黷貨爲也洪武中表門姑夫有田宅爲强族所并屢訟不得直夫没讓弗與兢及宅轉他姓貞婦乃贖而居之識者以爲知大體云

周節婦趙氏宋燕懿王裔孫也後爲諸暨人通論語孝經年十八歸邑人周本恭始歸而姑卒旣而舅

及夫兄若姒相繼卒次兄子顯宗尚㓜節婦相夫

飭喪紀如禮育顯宗如子會天下亂夫嬰疾甚恐

不起指三子謂婦曰今兵葦四興三子单如此我

死爾其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所不能保

孤成節者有天實殛之夫卒婦髽跣號泣少間含食

哺諸兒不暫出户限大師克諸暨節婦抱兒及顯

宗從一媵出走匿窮谷間饑餓顛踣削木膚采藜

藿以食或勸之改適剪髮示之益自戢厲色峻詞

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頼其田持田籍與

辨頼以完治麻枲爲布帛以繼之求詩書夜焚松

脂坐諸子兩旁口授之如嚴師諸子畏憚惴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游賢師友游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以父兄早没惟顯宗奩服與諸子同而婚娶必先之諸子皆有士行人以爲節婦善教所致云

宋太史濂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畧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蹐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難已難嗚呼此豈特

賢於女婦而已哉

柳氏二節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桂而宗遠卒或以他語閒之則怒曰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之使然義則實然他何顧乎且姑老子少吾何之乃苦瘁力營粟帛以養姑而易桂於學姑年八十餘卒而桂娶于陳陳歸逾年桂復卒或諷陳再醮陳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即死死柳氏牖下耳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爲命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

後行婦姑孝愛如母子然歲時具醪饌祭柳氏先祠二婦煢然拜階下涕泣不自禁鄉人稱二節云
劉仲安妻王氏太原崞人也年十八而嫁生一子溥八年而夫没誓不再適家貧治絲枲自給日僅一食衣取蔽形艱瘁甚處之俗如也里豪武氏子欲媾之遣猾嫗誘且撼終不變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與友有益溥者殫簪珥鬻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貞婦性嚴恪有烈丈夫風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以所曳杖擊之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子忤之以告輒嘑叱責之走避去衆共嚴憚之

同號爲鉄㕛夫人年七十餘卒是時 人鄭誠妻
賴氏寧海林可聞毋方氏皆守義不他適誨子有
立

方孝婦諱迎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同里楊敬敬有
毋何孝婦左右就養無違志何病膈道澁不能親
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久手文
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怜色性勤儉知讀書嘗謂
田教子不少靳稱孝婦孝其大也

徐節婦太末汪泰亨女也諱妙舍年十八歸里中子
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晬而泗病語之曰吾旦夕

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顧耶節婦泣遂嚙一指血淋漓誓曰妾所二天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於其姑盡收其貲用去而別居姑以憂卒至是泗又卒室中懸磬節婦秉前誓不變或微諷以改志者輒瞋目視弗與語甚且唾詈之单居無婢僕躬操井臼晝夜紡績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韈曰吾孀不爲此也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之微其奩嫁已女不敢違亦不敢懟也且時往事舅與季[illegible]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賙賑之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多疾難其成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已耳孤之成否天也何知焉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至手疏田若干畆畀之遂卒季大恚不復顧節婦哀慟殯葬畢如禮季死其嫡女不顧節婦殯葬之如所親德昇之幼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茶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泣奮勵卒有立旣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裕矣猶衣疏食躬勤女事如異時年七十五而

病晝出手所製分遺親屬徧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卒

王常妻湯氏名慕貞武林人常商番禺桂林者六年不反已遂卒慕貞僅二十有七誓不復嫁力於米鹽薪芻之費不足使蒼頭貿易以佐費修瀡靡缺舅姑怸其子之亡也舅嘗患疽湯日夕稽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窮老無所歸湯迎之還終養同於姑夫季弟暉有二女貧不能嫁湯爲擇良壻治具嫁之暉旅死三衢湯竟遠其喪附兄塋有一子日驥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傅受春秋

仕爲監察御史人以爲榮湯太息曰我未亡人耳始念獨撫驥得加長歲時持一觴酹王氏墓土耳不自意有今日幸有今然何能損益哉登上壽乃卒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未幾午同從子零行往戍七閩死閩中張獨居事舅姑甚劬父毋舅姑病凡四刲股肉療之及死喪葬無違禮既訖事則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生不見父毋沒不得歸葬父毋傍使無妾巳矣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歸夫骨者雖寒甚當不死

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錢大書其事于衣裾以行行抵閩零猶在問夫瘞地忘之矣張慟幾絕夫忽憑童子與張語生前事甚悉且示藏骨處發得之持骨祝曰信吾夫骨者入口當融如冰雪粘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太府復其家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瘞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晝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墜已墜發視之果父也瘞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事頗類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不其諒夫後

著之元史中

吳氏二母者永興吳筌母若大母也筌母林年二十二而夫亡亡一月生筌筌生甫彌月而王舅沒姑胡與林共保持遺孤長育之豪宗欲脅林強妻之林負兒與姑逃而免稍長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君子曰吳之祀二母存之也又合寧海有魏節母趙歸江㴑魏順之年二十四而順之無子以猶子校爲後不他適爲校娶同邑應氏生二子海江而校又早世趙撫應共守後子孫烝烝焉

吳世昌妻劉氏建昌廣昌人㓜有淑質歸吳居數年

而夫疾纏綿衽席餘二載侍湯藥勤瘁殫極世昌慶不起謂婦曰吾累汝矣吾死汝無壯子且柰何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不諱妾敢有它志乎歛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他無何子又死節婦痛之甚嚙其臂毀慟欲無生比夫葬命穴塚旁爲合壙欲自縊以從舅姑慰勉之曰汝自爲謀善矣如姑舅何節婦感動乃强自寬節衣食以奉舅姑鄉閭歎其節孝夫翁世旺子方娠夫憑巫語婦曰吾翁之子即汝子也郎不信汝嚙其臂今齒痕猶存及生視其臂果然舅姑命以爲節婦嗣即仁

傑也節婦撫育之不啻已出仁傑亦孝養篤至如

節婦實生已也事聞詔旌門

黃文母孫氏本河澗任丘人歸新喻黃鉉生文甫一

歲商南陽鄧州守禦百戶李興復以女妻之於是

鉉隨李居絕不復相聞時孫年甫二十有四日夜

勤紡績營衣食鞠子毋毋子相顧潸然涕自悲也

文成童毋私謂所親曰吾聞惟讀書可起家吾辛

苦至矣幸有子欲教之學勗其成所親曰若一子

外無紀綱之僕難任也誠令學艱辛必百於昔矣

孫愀然泣曰吾慮之熟矣顧處子計莫良於此同

籍人幸文長任力役怒不聽懇之責益急會所親哀之爲言於有司文乃得就學於是孫力治生爲文從師就學費文亦感動力於學學成入太學與同舍生言獲知父所居乃詣鄧州求得之及通判兗州奉母俱即遣人迎父父不至毋曰汝孝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以再迎文力請乃以安車迎致之於是爲夫妻母子如初是時李實妻朱氏父母納實爲贅壻甫十日實行賈遼東行渡海溺死朱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

無錫范氏者燕山卒儲福妻也靖難後調曲靖衛福

號泣不食死范時年二十奉姑韓甚謹每哭夫輒
走山中號不欲令姑聞貧無以自活或強委禽焉
不聽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因
取織席售以爲姑養姑沒爲營葬廬墓側終身及
范卒草遂不生郡倩人義之即廬爲庵祀之集尼
以居曰崇孝庵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佇妻也佇坐法當刑李上書言
妾夫坐法當刑妾念夫有父母老病且備而所生
惟夫今妾欲專事舅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是妾
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舅姑而共夫則

翁姑貧病而死是妾能養不能孝而子婦之道缺
且夫既死則父母必傷痛以死死妾寧能獨生是夫
一人之命固三人所係也妾誠伏痛之願以身代
夫抵死章國法而丐夫一命得生養父母是妾以
一人之死而生三人之命也惟　聖慈幸許　天
子傷其意詔併宥焉

王辟雍妻楊氏東里公族孫也泰和人讀書識文字
造次中儀度肅然事繼姑嚴相得甚懽辟雍有從
兄子殺人具獄上府讞辟雍囊金從所親知府所
親教讎家引之曰此木訥恇怯囊金在我恐之可

得也佻家如所教引之時郡守刻意抑豪右以辟
雍世宦家立揭移獄以爲辟雍故囊金解獄也揚
與繼姑走號訴府叱扶去扳檻檻折不爲變乃匍
匐走訴當道揚故名家子進止語言婉婉有度上
官爲動盻獄詞氣平詞直問誰教若爲獄詞者
日手書也校手書良是乃留意廉覈得其情立破
械脱辟雍於是日暘夫杜門遠嚚後卒辟雍因獨
居不復議繼室事曰吾以妻得生
姚廣孝姊者吳人也廣孝始爲僧然有殺心姊嘗戒
之曰女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盡箴之也已聞扈

靖難有大功勳意獨恨之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吳往見姊姊避匿不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屏騶從以往姊堅卧不肯出家人勸之不得已乃起立堂中廣孝見即連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曾見不慈悲和尚是好人遂還戶終不復見

郭氏二貞者泰和郭彥清妻蕭君其子可權婦劉也彥清當元季與其父德祥保鄉里卒有子三人皆幼蕭氏曰吾事也撫之成後可權亦早死婦劉有二子曰克哲曰克咨劉曰吾姑能存諸孤今賴之

吾何敢不力卒成二子有孫仕舉進士爲大理寺
正君子曰有貞臣而後能國有貞婦然後能家郭
氏姑婦二貞繼作祚其昌夫

蕭懋廣妻劉氏吉安福名閥家年十八歸蕭後三年
生子紹芳僅晬而夫没節婦誓育子以奉蕭祀不
他適未幾家大疫紹芳病幾死節婦抱之哭日夜
禱于神曰未亡人所不敢從夫死者以是兒可鞠
爲蕭氏祀也兒當斃願移遺未亡人之身幸捨兒
存蕭宗已而愈節婦撫育教戒期之成已紹芳稍
克立而遭非辜與妻周殞于官遺孤還甫六歲升

甫四歲節婦又撫教之如紹芳祔節婦哭懋廣時其家兄弟已析爨而夫幼弟妹四人猶鞠於節婦後夫季弟茂堅以不任公家役破產節婦復割已田資之諸弟感激復合爨內事無小大節婦畢主之節婦益勤織作督藝畜而家裕夫弟姪賴以婚嫁者十餘人塋者八人內外賢之當是時劉氏羣從娣姒有子羽妻阮氏習敬妻歐陽氏皆年未二十而孀守志節相勗劉忠懸稱以爲一門三節云天順中劉賢良尚琢者以薦召將拜官而卒妻彭剪髮誓不嫁勤布縷自給四十年彭祖母亦年高

以節稱

俞烈女者溫永嘉子也父早亡母陳以窘衣食故欲改適烈女泣曰不幸無父又失母將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毋歸郡人劉斌女依焉怏怏不自得念及父則淚下如雨居無何母卒繼父前妻之子甲遣婢潛往說欲汚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將殺汝女復罵曰死則死矣吾豈不義而生貽汚辱乎一日繼父有它適甲操刃往即之女厲聲曰狂悖行無禮吾寧死不就辱甲遂刺殺之斌歸捕甲置空室中絕食飲而死歲大旱郡守何

文淵大禱禜不應曰東海孝婦以冤死天爲枯旱者三年今郡中不雨意豈有冤乎耆老以其事聞文淵驚自製文諭祭之天立雨

張伯安妻孫氏行人諫毋也句容人父國器與同邑人孫穀賓相得甚而二家素以閥閱相高又二家婦俱娠於是二家喜相約曰幸生男女當且爲婚姻無相忘伯安生十年穀賓以訴其弟之冤不勝死而家没伯安隨毋與兄戍崇山稍長奉毋兄命還鄉且請婚孫父毋欲負約女不可曰娠而許之若之何負之且所爲負約者獨計女棄於外惟窮

若耳然命也命誠窮即它適可得逃乎必許之於
是竟歸伯安已從伯安如軍中既至以事姑不逮
事諸姑與姒氏如其姑未幾伯安從戍赤水又從
如赤水伯安雖在邊猶守父遺訓合宗族數百
指為一爨又雅好客貴人開士造門者無虛日而
姒氏病以內事付孫孫內經營其家家用給而蘊
伯安禮師以訓其子姪尤力永樂中何教授邦寧
者老儒也以詿誤戍邊道過其家留久之且去令
其子入謝內主孫不以自當置鈔若干錠于姒氏
所以齋之時姒氏病不能舉矣教授察知為孫意

也深重之遂許以禮經授其子諫之舉明經母之力也

吳貫之妻鍾氏廣南海人也父以詩教授于鄉里中子吳生從受詩悅之女焉嫁三月而生死婦年甫十九生且死執婦手曰師以卿托我乃不能百日也人世之恨孰大是吾三世喪未即土厥幾天未絶我遺腹生男幸當以埀絶之言告之貫之死六月而男生婦辛勤綜理數年間塟其夫又畢塟其夫之不克塟者舅姑信之鄉閭交嘖嘖稱之婦小心恭畏不介恃也愛子甚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

過難老大猶加鞭捷身壽嗣昌詔表門

華亭二節者華亭朱婦薛及其姒翁也薛生二十又四年而寡翁二十又二年而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曰何以爲也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何可析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吾何求哉且鄰里中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而至於老豈少也又誰旌乎二節志既同娣姒之交終老如一日李承箕曰聖人思忠信於十室之邑吾得於一家況夫致貞之心比於學乎誰能忘之哉

貞安人者太僕少卿張寅妻也吉安安福人寅從父學京師坐事亡燕吳萬里不相聞者數十年父母納豪家賄改嫁之女自經以誓乃已其後寅舉順天鄉試郄權貴婚歸偕伉儷如初

傳節婦章氏進賢傅斂聲之妻也斂聲孤而娶節婦勸之學學有名卒節婦誓不改適既終喪猶面黧卸服飾餐粘懽謹得其懽心如夫存子既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又少孤不自力何冀乎既鼎學成隆於養而婦順節婦稍自慰已而卒將葬鼎婦徐毀病不能興謂鼎曰吾不能養吾姑死幸瘞我姑

側卽長暝無憾已而亦卒君子曰章節卓矣乃徐孝亦何可泯也

錢氏鄒本忠妻也㓜具四德讀孝經列女傳通大義毋嘗病且篤錢侍湯藥廢寢食夜露禱北辰疾遂愈年十八歸本忠不二歲而沒勵幾殉奉姑周孝姑性嚴能得其懽心姑憫其無子勸以再適錢不答已再至三則誓死以謝及姑老命與諸叔異產錢讓而後取既乃以禮繩衆課耕織肅如產益裕拯饑恤寒里鄰感之姑亡悲思成疾力殮塟立嗣子而暝

六烈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天順中有陳女陳女者年十八聘楊瑄無何瑄卒女竊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寘死者懷中於是瑄母以異特定婚帖裹髮寘瑄懷中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而居後父母謀改聘女聞縊而死後五十三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爲塟三年而岐穀丫爪產之墓

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待後人矣妻泣矢之

曰君死妻死不更也傑死張謂棺匠曰棺大之夫

性喜寛大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不棺棺成自

經死

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

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死曰

永昌俟我毋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年十有九歲耳

柰何乎死高氏曰嗟毋謂百年永耶卽百年均死

耳竟縊死

劉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在覘婦有央志引登

樓同卧起婦不食數日矣紿曰我饑渴甚下樓取

水飲下縊死時年二十一

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林死不得自經死

田孝子妻張氏孝子田鋭妻也鋭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隣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死屍出墻爲之崩張氏哭欲死或勸之則曰夫爲孝子我獨不能爲節婦耶乃竟死儒生劉德舉倡鄉人白其事於官爲六女立廟郭西李提學献吉爲之傳其

賛曰貴非必爵釋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

烈陳女甘心未家稿骸竟雙瘞蔕則瓜岐穗離離
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秉貞隕軀捨生展哉今
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遠巍山岳其高瞻廟
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迹探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吾今是恥
爾忠爾孝敢告君子先是鄱陽以江西按察副使
提學上書言臣奉勅督視江西學校所過採訪風
俗宣德意而窮閻小戶篤行義士貞婦烈女所在
多有率泯沒無聞者以有司展轉覈實胥吏乘機
橫有求索往往坐寢其事也臣竊伏悼念旌德以

勸善罰罪以懲惡二者異用而同教故世有冒白刃不懼而畏爲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見五尺童子則徐拱而爲之歛容此盖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况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益藪澄源固本要在風化謹將所採諸節孝行迹條上乞勑部旌表免再覈勸以勵風淑人於是廣永豐人潘應妻高以刲股廬墓玉山詹清妻毛以節孝鄭叔裕妻周永豐進士劉伯川妻徐清熊恒順妻李以守志饒安仁易會妻蔡清江熊斐妻彭餘千康萬欽妻彭曹旺七妻齊以死難具得旌

國初安陸侯吳復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復卒慟復
欲沐浴更衣自經死其後清源伯翼保妾王氏邵
陽伯馬聚妾陳氏皆殉死皆詔贈淑人
楊宋妻康氏武功人郎中浩女也宋幼慧嗜學年二
十六得弱疾父爲雲南布政使惟康賢宋疾呼父
曰父行不負於神明神必錫之後其亟於側室焉
圖兒於康氏婦以正相規素矣意必殉兒宜愼防
之既卒婦毀甚百方莫能解嚴防之舅欲責以義
冀可緩垂簾召喻之曰事夫養舅姑均婦道也吾
與女姑衰暮四子俱夭所自慰者幸有汝長姒暨

汝古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曷就其大而益者烈婦曰長姒之孝過新婦百矣又伯兄治命令毋死婦生一日一日負夫諾况婦侍夫疾逾年已瘵與死隔秋毫耳等死死貞可乎明日舅復呼喻曰汝女縗四年呱呱婉婉幸長之娛吾暮齡烈婦曰幼女如泡期豈可執且長姒在何患乎無毋又明日舅復喻之曰死暫易守難汝若節至白首貞矣何必專死成名烈婦曰婦不難以死從夫焉知名何物哉後稍懈卒飲藥死而楊布政之女適康臬亦從死或曰古仰藥及誤中藥者多躁婦絶時神定體

安獨睛暴裂耳斯何也崔學士銑曰分明而心安志决而往利方其生也惟死計也迹其沒也所圖成也專則石可沒羽勇則日可隨戈况發於義耶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越明年琳病死女聞訃易服悲哀若已嫁者瘗之日請于父母送焉臨穴慿棺哭幾絕已請卽尹氏執喪既麻日夕侍几筵不暫捨舅姑不忍也微勸以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病甚亟歸省宋思鹿羹潛刲股作羹進之宋疾遂愈已復還尹居五年以疾卒邵侍郎寶曰盧子家有言女之情以

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若張氏所謂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者而恩義如此加於人數等矣况專於夫或衰於親出於庶或忽於嫡而女也獨能不偏重焉使被以關雎之化所陶薰當如何哉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女也居肅人生而慧七歲知女訓許歸里人張耀待年而耀死輝方十有七歲不敢踰閾奔訃吞聲痛自廢其食飲旬有二日自經死先是耀卒家買棺得巨木析而二之至是遂以歛輝死家所藝花卉夕盡死先是磚生毛丸

韶妻段年十六夫死欲從死不得閒越數月竟死
豆烈婦瑞州瑞州通判姜榮妾也正德中華林賊起攻
瑞州妻倉卒付豆印亟出集兵府無城而賊入求
姜不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免之因執豆豆先藏
印池水中既被縛行有同被繫者父子也豆謂賊
曰盛家子既在可令其父歸報報令來贖我也賊
如言豆密謂盛曰我所以未死者以印在東池中
莫告也今言之吾死矣道井旁紿賊渴欲得飲因
赴井死事聞旌貞烈立祠焉先是宣德中福建亂
上杭邵縉紳妻陳縉纓妻黃氏奉姑匿金山岩穴

間賊執欲犯之二婦紿過河人他舍可听也賊許之二婦附姑耳語曰必效死不受辱因洒淚抱兒行至梅谿渡自沉死後三日屍浮出水上見尚在抱中人咸悲之詔表門

鄧烈婦諱閨秀新淦人沈慧有至性生十有五年而歸璜潭曾景昭時甚少能事祖姑若姑恭順諸所無不當祖姑意者已而又會諸諸妯娌諸所無不當妯娌意者於是姑大愈益喜而家咸委焉里俗商多金多新淦鮮務耕業織作獨粉黛紈綺為懽會烈婦衣大布紡織日頷頷不休或諷其自苦曰

無所苦曰大朴曰朴朴宜人也有詰之曰麻枲婦功也情竊罔功罔功弗婦矣古王后服浣濯帝室衣弋綈況民間乎布素常也侈則爲妖聞者嘆服其言稍稍慕效之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焚聚落剽奪爲淫汙烈婦聞憤憤曰狗鼠乃爾豈謂人盡懼死耶忽一日黎明盜至絳衣繞屋烈婦曰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乃匿女僻處牵其子以姑出走盜得之索賄罄與首飾請姑姑脫請子子脫乃獨繩烈婦敺驅之行烈婦且行且顧姑哭至牛尾洲度姑若子巳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而

後人來至死所往往見黒氣如車輪君子曰烈婦非獨能死也乃整暇不亂非委命達生惡能如是哉雖古哲人元夫曷加焉

正德壬申賊刼東火妻掠女婦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趙氏曰袁氏曰程氏曰平氏事聞詔給賻樹闕如制立祠曰四貞賊陷碭山碭山婦張氏武氏同日死沅州亂沅州有二女一歸王邦潮一未嫁倉卒相携赴塍塘水自沈死越五月浮塍塘貌如生時思州經歷盧蕙妻甯氏倉皇與蕙訣赴傅塘水死他諸以寇至不受汚死者歘陽于世用妻高氏

萬安張成甫女貞婆之倫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爲繼室歸十有八年而寡而家散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楊一子不育獨一女幼既除喪或謂楊盍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也哂僦其夫隣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時設夫主負酒饌哭盡哀召姻戚餕以爲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棋之問不缺女長贅孟氏子侃爲婿益修整爲內外規初寡時有欲奪其志者用間探其意知不可乃已方世華屬纊時

未諒楊之終僅以田百畝贍焉沒用以葬從世華兆邵侍郎國賢曰愼厥從以存厥宗維貞始終吁嗟楊乎其有聞于紀叔姬之風乎

約論曰　國初女婦事所以能表著多若此者以宋學士濂加意於閫幽餘次古今列女事率以其夫君子而成名不然必乃附名世士而後著宜著者耿也嗚呼又幽鬱操貞者安之維風者或耿棄而不揚悲夫

范節婦者寧海朱銓之妻也年十九歸銓越七年而銓沒無子父母老矣哭無時甚哀節婦默自計曰

吾不難以死殉吾夫顧舅姑衰如此吾又無子其何以畢夫志耶遂截髮示無貳志朝夕視具事舅姑如夫存常屏處一室斥珍麗勤絲枲以佐饔家燕召弗赴或以無子動之節婦泣指其髮曰此不死之餘也可復冀乎或曰凡所爲守者以有子也即無子百歲後當何如節婦曰不然凡所爲守爲夫也義不二志也有子與無子又其幸不幸焉爾矣若有子則守無則否是以幸不幸權吾志也弘治末有司上其事得旌門年八十餘卒朱氏先有旌表董節婦者於銓爲祖母君子曰懿哉節婦

衰於妻道矣不以子故亂其守善夫

華時禎妻張氏無錫人福州守時敏之女也福州與時禎父共學相好也而二家舉子女又同時比長華請聘張許之已而曰吾挈家之官吳外母老而無托請甥於我乎館而時禎爲贅壻張娟朗靜秀賓敬自將挽拽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貲增裕而福州之嗇爲起張弟妹之婚嫁吳母之存没賴焉弟豪交而泛張曰父官也貧語其婦時相而節焉時禎雖館于張意若有繫然者張曰無舅姑之思乎請構居迎致焉于是張之父母安于官時禎之父

母亦安其子婦之在側也福州既過家籍故業新
拓奉以歸而自請歸華福州不可張曰舅姑在於
是奉舅姑還里第盡孝養杜斯干相猶之鎛而華
日以雍請時禎置二副室圖嗣息愛子雲而能教
遂以文知名福州喪朞而猶哀日贅殆室等吾從
其厚福州之後日落時禎請繼張曰盍請乎舅姑
及毋喪重哀爾致隕疾亟屬雲學屬子婦內政屬
時禎與雲以二女曰秦婿疾子殤吳庶出庶亦女
也必厚歸之巳遂瞑林司寇曰女於張得蠱之初
承考於華得家人之六二順巽也母毋喪傷毀禮未

稽孝足念矣

謝節婦周氏者鄞人也少明敏通孝經女誡諸書年二十六夫歾以醫客游宛會稽計聞周頓絶移日已念舅老不欲以壯子故傷其心自是斂哀解簪珥奉養之惟謹未喪厝先塋旁豫窆祔焉子表生甫二歲幼得哮疾危羸甚日夕於先祠下焚香稽首祝願天不絶謝氏後居三歲忽一夕夢有神語之日若兒明歲上元病瘥已至期一汗而愈已家貧且乏而祖遺衣服書籍謹藏之不失或問之曰餘物去可復衣書氣澤存焉忍棄之乎已舅以孝

養終而孫汝儀舉進士官監察御史毋易之曰美
官難得好人難爲汝必勉之鄖㓜字徵又而益篤
故親疎懷附家無閒言卒年九十有二詔旌門
陸義姑姊者工科給事中蘇吳陸浚明之姊也於浚
明之子若女有長育之恩焉與在昔魯義姑姊事
頗相類故吳中人遂以陸義姑姊稱之初浚明旣
以言得譴謫遠方毋胡夫人年老矣且失明浚明
行獨留其内子家居侍養行數月而内子病卒遺
一男一女皆甚㓜胡夫人悲號呼天哭莫知所處
也義姑聞之泣曰此吾責也命其子謹守廬舍亟

歸候其母抱持兩孺子相對泣遂留撫之以漸教之讀書習女紅恩勤備至居數歲而浚明宥歸皆長矣猶爲其女縫裳衣飭奩嫁具畢嫁乃辭去從其子以居羅文莊曰義姑姊義矣本之孝不遺其親謂之孝女可也

方淑人張氏梧州守元春女也歸方指揮使能順事舅姑親饋饌與夫相賓敬已指揮與姚源盜戰疾力死淑人年二十有二號痛昏殞時方娠卽默禱曰男也吾與俱生卽女也必俱殉矣踰月而舉子恩指揮家故涼淑人茹荼履棘岌岌不自保於是

奉其姑戴與恩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恩就外傅母
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
嬉輒訶責曰兒不億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嘉靖初
指揮死事聞授恩都指揮僉事旣而貞節事聞詔
旌閭而恩得僉書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日兒一旦
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
父輩儕人也卽少有瑕纇指摘者競起敗矣已而
恩擢漕運叅將念二母春秋高依依不忍去而淑
人激以報國顯親促之行而身留養姑姑病徬徨
醫禱寢食爲廢姑沒以毀瘁亦卒

梁節婦劉氏鄞人也年二十七喪其夫生子甫兩月輒誓死不移當是時舅姑没無伯叔之親煢煢孤嫠形影相弔敗垣草屋不蔽風日節婦懼不能自全常持刀自衛曰寇即至死耳劬勞織紝不廢晝夜而饔飧常不繼宗族莫可恃有西疇先生義人也貧爲里塾師念節婦困悴時使人存問往往分少給之且教其子衡衡少長別授徒資束修爲養然微甚不充也節婦嘗出汲墮水深甚必死忽有綆懸水中緣而上乃顧無有盖鬼神護其節云年七十四以病終史官張邦奇曰予嘗聞節婦之子

御令稱友蘭先生者親見其母歷艱阨五十年言
之求賞不垂涕也工部侍郎曾公來賑饑爲書數
千言白之下其事有司見其單微格不行嗚呼婦
完節於卑微者極難而見抑於有司迄不獲沾朝
廷之旌命以湮没不聞者悲夫天下豈少哉
俞暉妻楊氏無錫人少從父叔學識字通書史大旨
歸六年而暉卒痛幾死及暉葬惠山先塋會風雨
不能舟婦翼棺扶服行塗泥中十餘里觀者爲歔
欷泣下暉死時婦年始二十餘二子長者始五歲
舅姑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晨昏母黨

憐之欲奪其志則指暉死時手書雪操氷心四字示之又指二子曰余所爲忍死者此耳不然余從死久矣內外女婣諸宴會咸絕不往來[illegible]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末疾湯藥禱祈藉席至頮盥櫛沐扶抱吮摩哽液之事必身親之不以屬人二子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傅夜歸篝燈火相對相其讀時時稱說暉音容嗜好及其志行幾以勗二子使勿怠而二子皆立嘉靖中常州守以聞得表門

姚指揮妻朱氏滁人也少端靜不妄言笑平居儼而莊遇事能斷不苟隨尤不輕取予歸指揮六年生

子曰永思而指揮卒年繞二十有七已永思患疹
而劇稽顙籲天曰天乎姚宗胄獨是願身代免於
孩課之學曰兒乎姚宗胄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
先人姑舅繼喪拮据營殯斂含襲之具勉從厚永
思既襲職歲督漕已念毋年耆衰矣宜朝夕侍側
謝漕歸養又明年卒毋慟至骨既而曰天降菑人
其若之何藐是孤孫惟我在鞠應禎恩篤深時舄
以有成毋修婦教特嚴雖盛暑未嘗服絺綌垂白
矣於童子亦不親授受應禎壯襲祖職每俸入必
薦而後食語子孫曰先人之汗馬也農人之汗血

也子孫坐而啖諸懼乃有天殃況侵漁乎病且沒與應禎訣曰作人難汝行已莅官惟謙惟信惟廉惟恕應用慾汝必念之能無玆墜吾即死瞑矣遂卒年七十有三胡莊肅爲表其墓

樂景文妻歐陽氏憲副熈女孫文莊公德三從女兄也吉泰和人幼聰慧通經史既嫁夫婦敬如賓後三年而景文遘疾絕復蘇曰吾妻娠必男先憲副爲刑官三十年不戚不貸天道有知必不使我無後也已謂妻曰以遺孤累卿妻指天日爲誓而景文卒逾六月子葵生妻日抱葵與爲命父憲副公

迎而館之家每誦夫亡復蘇時語輒悲不自勝矣心操行六十年敬舅姑諧妯娌愛子姪恤臧獲嚴外內扃鑰賓祭贈遺豐約咸有度人不知樂之無艮人也葵年十二自外氏以歸教之親師取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為易而葵卒以立葵有女戚族將納采族衆交贊葵心許之矣而悳副父子繼沒家益落獨遺孤嚳孺人泫然流涕曰葵汝非舅家不及此令其家落嚳未有室盍婚諸葵敬諾有他姓力請者則以母命辭或曰嚳也貧而孤葵曰此吾母之所以必妻嚳吾所以必

從毋命也君子曰毋如是宜能堅志以植孤子如是宜能篤行自植也夫

周節婦者吉永新人爲龍田潘氏妻潘有室僅五年半拘犴狴生子曉才二歲曰晚者遺腹生也節婦初寡居三數年外氏或憐之有微諷乃痛憤哭不絕自是不復反外家獨洒掃一室無纖塵終歲居之几閣蕭然竟日默默也蓋十五而嫁二十而寡辛苦艱難三十年無聞者劉御史陽悲之曰久矣予之傷此也窮仄僻遐職風敎者求之歟必其親戚子弟有交游之託求之歟史稱巴寡婦淸世有

丹穴擅不訾秦皇帝至爲築女懷淸臺當其時環
四海之衆秉節抱義寧獨一巴寡婦者曾不能達
於鄉郡之吏久矣乎予之傷此也
歙中七烈者汪中丞道昆傳其所睹記也或汪所自
出或死汪乃今有聞有不聞懼其終不聞也而傳
並載之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汪永錫松
明山人也家故貧賣餅爲業娶孫氏顧甚莊居
數年永錫病瘵久孫候視甚恩已病革蒲伏據床
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子嘉耦答
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哭曰君即有不諱竊自計

大事畢而從君今君言有疑妾心矣九原詎能察耶請蚤決以明信永錫執其手慰撫之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先永錫十日死後二十五年汪女有死鄭瓛者鄭瓛長齡橋人娶汪女居數月而瓛客死女聞慟而絕者三誓必死念姑病則飲泣事姑姑卒家人護守不得死少間自經死又二年汪女有死謝湯者謝湯病狂人也每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啖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父幽之別室中女大憂日夜伺湯時衣食惟

謹會倭寇入湯狂出走候人以爲倭也掠殺之居無何子又死湯父察婦必死也則遣季女與婦同臥起護視之婦乃佯謂曰夫死子又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信防稍懈會前門外水大至及河梁婦鑰戶出門給季女觀水出門授季女鑰投水中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芝黃陳女也爲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一中任江西按察副使淑人從會閩廣盜入吉安一中死焉淑人輒赴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泣諫曰主不幸死郎君遠在太學諸孤幼方在襁褓其誰歸主喪淑

人乃强起治喪日進米不盡一合俞畱奉喪歸至之日遂不食子婦奉饘粥進曰祖毋春秋高毋何忍見倍毋縱棄子若婦謂諸孤何淑人徐應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毋下拊庶弟能任之卽毋不幸以疾病終惡能留乎且而父死國而毋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不食死詔贈淑人從忠愍祠城東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者泖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賈家苦不給鮑事舅姑無所失鄖東餓身安之巳應宿病鮑延醫藥無遺力應宿度不起以其私告毋擇可者醮之鮑聞之自傷乃趣爲應

宿治喪具既具謂應宿曰君嚮與君毋言妾聞之
矣今喪具既具請先君其待君地下君毋嚴他日
懼不得死所乃先飲藥危坐死其後二年爲隆慶
改元死者二　方氏者北山方渭女也生二歲渭
從毋黨許聘稠野汪鳳後十五年鳳死女輒斷髮
絶粒必從鳳父毋諭百端不聽鳳家遣女媪勞之
女語媪曰毋多言我生死固汪氏婦也若歸告我
姑旦日亟臨視我我猶可須臾毋死從姑歸不來
吾不久矣旦日姑至諭女如女父毋言女拜且泣
曰大義勝恩姑毋父毋以也願姑迎婦使得臨夫

臺執夫喪即奉姑以終天年死不後矣姑父毋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北至褰帷視車中女自經死矣遂合葬

李氏潛口汪應玄繼室也歸三歲而應玄病惟李爲遺憂李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妾君在與在君亡與亡者也應玄伏泣曰吾不恨矣於是歸辭其父母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剖財產召二子畢分之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退閉戶自經衆覺之啓戶入救以甦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君依子婦白首稱未亡人可矣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暮

遺守衛人出就食食項縊卧內死

汪伯子曰吾覩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亦風教誆俗使然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乎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　鮑以貧賤著信　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